

大哥

■董素芝



十一长假刚过，上班的路上接到外甥打来电话，说大哥凌晨六点去了。三天前得知大哥病情急转当晚昏迷的消息，但昨天外甥女电话说大哥输血后醒了，清醒了。大姐问他睡得怎么样，大哥还用沙哑的声音说“好”，想大哥会挺过去的。

可大哥竟这样快就去了，我的眼泪涌了出来。

大哥是我的姐夫，是长在“皇城根”下的开封人。大哥比大姐年长，不但是毕业于开封技校的大姐的学哥，且留校后成了大姐的老师。后来，他和大姐一样成了开封缝纫机厂的技工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工人老大哥”。自然，这些是老皇历了，至少，开封缝纫机厂 20 年前就改造成中原预应力厂了，而今，当年开封这两个轰轰烈烈的制造业都已归于历史的沉寂。

但大哥的身份始终没变，长字辈的大哥已培养了三代弟子。在为大哥送丧的队伍里，有两个排是大哥大姐的工友和师徒。在开封风俗晚上为大哥“送盘缠”的队伍里，端着“盘缠”走在前面的除外甥外，还有大哥的徒弟，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，他们也走一程送一程地为大哥送行。

大哥个大大心实，平时言语不多，踏实勤恳得像“老黄牛”，随和简单得像“顺民”。“顺民”的大哥一辈子无是无非，也很少嗜好。能喝酒不会划拳，喝酒多是自斟自饮，别人一劝就一杯接一杯地喝，喝舒展了大哥会有腔有调地唱豫剧。随和的大哥，无论尊卑长幼很少说不，对孩子更是慈爱，从无人大声喝斥过。谁带孩子腻烦了交给大哥，准保放心。他就笑迷迷地跟着，孩子要背着他就背着，孩子要骑大马他就驮着，让孩子“驾、驾、驾”地耍威风，怎么闹腾他都配合。当了爷爷的大哥有个怪脾气，不能见管孩子。外甥女与大哥他们住在一起，外孙毛头因写作业受罚时，大哥会疯一般敲打女儿的门，不要女儿管外孙。听说，病床上的大哥确是脾气大变，吃饭时会大发雷霆，但大姐仍未听见似地笑着喂他，病友们夸大姐脾气好。大姐却说大哥一辈子没发过脾气，现在发起脾气觉得又好玩又好笑。

在大哥的灵棚旁，与大姐一同进厂的秀英大姐说：“小芝，还记得不？小时候你在开封都是你大哥驮着你。”一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。那年的我的确小，只有四五岁，第一次去开封，没结婚的大姐

还住在女子宿舍里。那时的大哥就常骑自行车带我逛街。记得一次我俩逛完街回去，爱睡觉的我坐在车前头一点一点。车前挂着一串刚买的麻花，大哥以为我在拿麻花吃，再看却是我睡得晕头晕脑。大哥停下车，把我放下，蹲下来歪着头用浓浓的开封话笑着问我：“睡醒嘞？头一低一低我还以为拿麻花吃。”我木瞪瞪地说睡醒了，大哥又将我抱上车，没走几步，我又睡着了。大哥停下车把我放下，说你睡吧，我先走了。我傻傻地看着大哥骑车而去，瞌睡虫跑远了，想着得自己走回家。这时，却见大哥骑着车迎面而来，笑着问我不睡了？我在前面拐角处瞅着你呢。

关于大哥的记忆涌上来，亲亲的暖暖的。每年春节，大姐一家四口都回来过年，成为我家最隆重的日子。大哥回到淮阳大家庭如鱼得水，一副悠然自得地样子。妈妈没有儿子，每年正月初三去黄集的舅家走亲戚，大

哥都积极踊要，姊妹四个中最小的我便成为大哥的助手。一年一年，大哥骑自行车带着我，外侧绑个竹篮子，里面装着大馍小馍、果子和油条，大哥带着我骑得飞快，和大哥的走亲戚成了一次快乐的出行。有一年雪下得大，积雪未融，路上一哧一滑。一路上，我们不断看到自行车倒地，油条、小馍到处滚的雪景，可大哥不怕，他个高，说能骑就骑要我不要下车，我们居然没摔一跤安然抵达。因为别样的情趣，那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1999 年大哥退休了，退休后的大哥有了明显变化，本来说话做事慢腾腾的大哥更迟缓和少言寡语了。大姐常说大哥退休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也许是吧，勤恳的大哥从年轻时就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失去能融入一体的集体自然会失落吧。五年前，大哥再回淮阳，话少了，酒喝得少了，沉静了，气氛没那么热烈了。他回来时恰巧我正看贾平凹的

熟悉的陌生人

■王旭

虫老大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伸了个美美的懒腰，揉揉惺忪的双眼，吸了口清冷的甘露，美滋滋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想这个小树叶青得香甜，绿得爽口，又够一天吃的。有一片树叶真好，热了就在下面乘凉，饿了就伸头咬上一口，为什么非要去做什么蛹，化什么蝶。虫的一生就是为了了一片树叶，有了一片树叶，就不能再想什么了，也没必要再去追求遥远无尽头的东西了。

树叶轻轻地动了一下，虫老大警戒地用力抓了抓树叶，小心地向四周望望。树叶往下垂了一点，露珠闪了闪从叶尖滑下去，树叶又慢慢往上升了一点。虫老大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全醒过神来。他知道他的兄弟姊妹们好多都殇在这时，于是他小心地向叶柄靠了靠，身子也缩小许多，等待时机以便做出最恰当的决定。

“沙，沙沙，沙沙沙……”
“谁嚼这么响？缺少教养！”虫老大伸出头，见一只小青虫刚刚爬到树叶边，身子还在叶柄上，头就伸到叶边沿大吃起来。

“谁家的小子，来了也不打个招呼！这是我的树叶！”虫老大挺了挺白胖的身子，大声呵斥。

“我，小青虫，大叔，我只顾得吃，没看到（你）。”小青虫口里衔着树叶。

“吃的时候在后面呢，一生才开始，慌这样。”

“大叔，我要做蛹，要化蝶，不多吃不中。”小青虫边嚼边说，头也抬。

“哈哈哈……做蛹？化蝶？那是你想做就做的事，那是想化就化的事？做蛹化蝶那是一件炼狱的事呀，小子，那事一般的虫是做不了的。哈哈。”

“我，我就要做蛹化蝶。”小青虫大口大口地咬树叶，甜甜的汁液顺着小青虫的嘴向下流着。

虫老大看着小青虫的吃相又哈哈大笑：“真是痴人说梦。大侄子，要做蛹得脱九层皮。你能脱吗？”

“我要做蛹化蝶。”小青虫仍嚼着。
“蛹是三十天死一样的日子，你能死三十天？”

“我，我要做蛹……”小青虫停止咀嚼。
“化蝶就是把蛹搅碎……”

“啊，搅碎？”小青虫抬起头迷惑地盯着虫老大。

“我兄弟姊妹九十个，我老大，当时我劝他们别做蛹化蝶了，就本本分分地做一条虫子，有树叶吃，有甘露喝，虫的一生不就是几个月吗，何必自找苦吃。有几个听我的话，你看他们多快乐，神仙一样。我有一个妹妹小六子。”虫老大说着伤心地流下眼泪，“她最气人，从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和你一样非要做蛹化蝶。九次脱皮，浑身膀得像一条腐臭的鸡肠子。她向我告别时，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我想喊她，可是就在这时，她掉落在地上……”

虫老大擦擦眼，过了好久才接着说：“以后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如果真能化蝶也

该早化蝶了。只怕早已是其他动物的……”

小青虫失神地望着虫老大。
虫老大爬到树叶边，咬了几口，又爬回原地。小青虫爬过来，挨着虫老大趴着，犹豫而空洞地望着另一片叶子。

“据说我母亲是一只蓝色凤蝶，她飞舞时太阳都停下来看她，我妹妹小六子就要化母亲那样的蝶。我妹妹小六子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一条虫的命不值钱！”

太阳已升高了，叶上也了无湿气，蝉也高一腔低一声地叫起来。虫老大和小青虫在树叶底下呼呼地睡着。

“哥哥，哥哥你还在这吗？”
小青虫推推虫老大，说：“大叔，你听，多甜的呼唤。”

“噫，恁熟悉。”
“大哥，我是小六子。你听见我了吗？”

“六妹，我在这！是六妹？”
一只蓝色凤蝶曼妙地飞过虫老大的身边，如一朵蓝色的梦落在另一片树叶上。小青虫惊奇地瞪着眼，望着美丽的蓝色凤蝶，他不相信蓝色凤蝶的前身也是一条青虫。

“大哥，别固执了，夏天已不长了，快点做蛹化蝶吧？”

“不，不。你，你不是我妹妹，我妹妹早摔死。”

“大哥，是虫就要做蛹化蝶！”

“我不，绝不。小青虫也不。小青虫呢？”

小青虫已爬到树叶大嚼起来。

八哥

■邓同学

退休后，张老师养了一只八哥鸟。

妻子喊：“老张”，老张应：“干啥？”

八哥鸟学了老张一句口头禅“干啥？”

张三串门，拍门，喊：“老张？”

张三听到院子中答“干啥？”

张三再喊：“开门呀！”

院中再答“干啥？”

张三生气地走了。

王六来串门，同样吃了闭门羹。

几个好朋友都给得罪了。

这天，李三在街上见到老张，说老张不够哥们，老朋友去家，不给开门。

老张说，不可能的。

李三说，光听你在院里喊“干啥”，就是不开门。

老张想起来了，原来八哥鸟替自己答话。

老张提着鸟笼在街上遛弯，正碰到一群人在追小偷，众人喊：“抓小偷。”八哥又学会一句“抓小偷。”

老张院子外有一棵大树。一个小偷顺着大树跳到老张家院子里。刚一落地，就听到“抓小偷”的喊声。大门被反锁，院墙又高，小偷努力几次也没有翻过院子。

正巧老张回家，看到躲在墙角的小偷。老张把小偷送到派出所。

经审讯，小偷交代近期社区的几起入室盗窃案。

八哥成为一名侦探，在街道被当成笑谈。

年底，老张被县上评为“社会治安积极分子”。